

1302

要 目

抗战胜利日在建瓯城

忆日机轰炸建瓯的苦难岁月

建瓯抗日救亡史事杂记

“八歇林”里的枪声

建茶大事录

建瓯的名特优食品

建瓯肃清烟毒概略

建瓯国药概况史话

建瓯文史资料

建瓯文史资料

第二十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封面题字：赵玉林

建 瓯 文 史 资 料

（第二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建瓯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建瓯市绿洲胶印部印刷

闽新出(1995)南内书(刊)第084号

（内部使用）

目 录

抗战胜利日在建瓯城·····	金成功 (1)
忆日机轰炸建瓯的苦难岁月·····	莫庭贤 (3)
鼠疫三千例, 城门日日出棺材 ——重温抗战惨痛历史·····	潘 芳 (7)
抗战时期在瓯中母校读书时难忘的往事·····	徐比胜 (9)
建瓯抗日救亡史事杂记·····	徐志耀 (12)
抗日战争时期腥风血雨的建瓯·····	施大刚 (35)
忆抗战时期经营药铺点滴·····	刘建文 (40)
早出晚归躲避炸弹, 提心吊胆度日如年·····	甘群一 (42)
建瓯县的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运动·····	徐志耀 (49)
“八歌林”里的枪声 ·····	江明星 (54)
建瓯吉阳农民运动始末·····	徐志耀 (60)
上屯五烈士·····	小桥镇联络组 (62)
青洲阻击战·····	徐墩镇政协联络组 (66)
清朝在建宁府最后一面节义坊·····	何大端 (68)
建瓯肃清烟毒概略·····	林柱芳 (72)
建瓯律师制度重建与发展的回顾·····	李华曾 (75)
建瓯的名特优食品·····	余剑文 (81)
梨坪今昔·····	林柱芳 (92)

北苑御茶园的新生

——记凤山茶场·····	苏忠泮 叶常青 (95)
六十年前虎、猪大战 ·····	潘 鼎 (102)
建茶大事录 ·····	李挺桢 (104)
建溪撒网话鸬鹚 ·····	叶文良 (118)
建国前的建瓯国药行业概况 ·····	江光耀 (121)

抗战胜利日在建瓯城

金 成 功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晚间，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惊天动地的好消息传来建瓯山城，人们从睡梦中跃起，纷纷涌向街头，奔走相告，欢喜若狂。当晚，建瓯出版的《建报》出了号外版，头条大字标题是：“我抗战八年终获胜利，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并发表“日本投降消息传来，瓯全市欢欣若狂”的报道和记者采写的“胜利的兑现”的文章。报童夹着整捆整捆的“号外”高喊：“号外，号外，日本投降的好消息！”奔走了大街小巷去散发。同时，南平出版的《东南日报》也编印了“号外”版，用小车运来五千余份在建瓯市区散发。街头人流如潮，一团团围住报童，争先得报以睹为快，不过半小时上万份的“号外”专刊已散发一空。是夜，全城商店全部开门，通宵达旦灯火通明，这是八年抗战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欢乐的不眠之夜。

当晚十时许，驻建瓯空军总站由军官陈钟祥率领六十多人组成的军乐队上街游行，庆祝胜利，欢唱抗战歌曲高呼口号，游行活动连续至次日凌晨。沿街商店和居民家家燃放鞭炮，震耳的鞭炮声彻夜连续不断，据记者采访，城里的鞭炮店的存货几乎售之一空。街头人们成群成伙地在欢笑着、谈论着，最集中的话题是：“现在好了，日本鬼子的飞机再不敢来轰炸了，我们可以过安心的日子了。”许多从沦陷区逃难来建瓯的江、浙难民，闻讯高兴得热泪盈眶地说：“我们流亡他乡，就是日夜盼望战争胜利这一天，现在总算盼来了，我们可以回老家去了。”

次日（十一日）下午四时，在体育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会后，举行万人大游行，许多工人、农民、居民都自动来参加，全城的民间乐队、锣鼓队都出动了，人们载歌载舞欢呼歌唱的情景是空前的。抗战八年来，日寇飞机不断空袭建瓯，投

弹二十五百余枚，死伤同胞八百余人，毁屋六百余栋的深重的浩劫，迫使人们过着“日出出城避炸，日落回城营业”的半流浪的日子。自今以后，大家可以舒一口气了，过上安心的日子。

九月二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正式签订降书，三日为全国庆祝胜利日。这一天的《建报》出“庆祝胜利特刊”，在头版套印“庆祝胜利”四个大红字，并报道庆祝活动情况，建瓯各界于三日至五日举行三天庆祝活动。

九月三日上午九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各界民众万余人参加，首先由高炮营在会场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继由防空警报台鸣放汽笛十分钟，表示今后永远解除空袭警报。是时，全城鞭炮齐放，响彻云霄，各教堂、寺庙一律鸣钟击鼓，以示庆祝。下午，各界群众自动上街舞龙、舞狮、走高脚戏和化装表演等，原定六时举行的火炬游行，因天雨改期举行。

九月四日下午五时，举行招待在瓯盟友茶会，地点在中山堂，在建瓯盟友十余人出席，宾主交欢，气氛热烈，共祝胜利。晚上各剧社举行公演、天然剧社在体育场公演，飞鹰剧团在青年剧场公演，其他剧场和会馆都有演出，均为免费演出三天。

九月五日，进行慰劳抗日征属及伤病官兵，由商会筹募来的猪肉、鸡等慰劳品和政府拨放的慰劳粮谷，分组发放到户。

原定三日晚举行的庆祝胜利火炬游行，改于七日晚举行，各界群众有八十余单位近二万人参加，游行队伍经全城各条大街，首尾相接，满城锣鼓歌舞，万人空巷汇集成欢乐的海洋，花灯队、化装队、歌舞队各显异彩、锣鼓声、鞭炮声直至次日凌晨。

（摘自旧报刊资料）

忆日机轰炸建瓯的苦难岁月

莫庭贤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芦沟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事变后一个多月的8月31日上午八时半，日本飞机在建瓯城内掷下两颗罪恶的炸弹，死伤19人，造成全城人心惶恐。当时我还是一个小学生，所在的省立建瓯小学迁往小桥，其他小学搬往东安办联合小学。我由于年纪尚小，生活不能自理，只好辍学在家。以后因我表姐夫受聘到建阳徐市小学任教，家里就把我托付给他，跟去徐市小学读书。然而不久，因水土不服，生病回家，成为失学儿童。

1938—1939年日机继续对建瓯轰炸，人畜死伤，房屋被毁的事连续发生，城内群众多是白天疏散到郊外，父亲则每天带我和弟妹们白天疏散到七里街黄墩村的亲戚家，祖母和母亲则在家看守，敌机来时就把几床棉被铺在桌上或床上，人躲在桌下或床下。还在大门上加装木锁，有时全家都疏散，就将木锁闩上。1939年我全家还一度逃往宜均溪口村（今徐墩的归宗村溪口自然村），暂住亲戚家，后因交通不便，生活不惯，生计无着，不久又搬回城里。

城市居民每日疏散到郊外，长期下去，无法谋生，很多人都集资在城内修建防空洞。我们附近邻居也决定合伙集资建洞，选定在紧邻的徐树林屋后墙外和富沙庙后墙外的一块窄形空地，在两边贴着墙再用砖加砌约二尺厚的墙，上面也用砖拱券顶，里面用杉木作支撑，上面堆上厚厚一层沙土，全洞宽约六、七尺，长有三丈多，北向开门通徐树林家，东头开门通我家，南

向开门通富沙庙，可容纳 100 多人。防空洞建成后，我们不再每天疏散去城外，我们几家的亲友，有的上午八、九点钟就疏散到我们家，附近的亲邻听到警报声就往我们家跑。

1941 年，建瓯中学从吉阳搬回城内黄华山，当年秋天我考进初中，学校是每天早上 6 时至 9 时上课，傍晚也上课，每天很早就得点灯起床，尤其是冬天，朦朦亮就得上学，有时点心店还没有开门，只得空肚子上学，放学回家再吃早饭。为了解决早上吃饭问题，有的同学是前一天晚上的剩饭用开水泡（或煮）来吃，也有在前一天晚上将米淘净装入热水瓶，冲入开水，塞紧瓶塞，第二天早上就成粥。

1942 年 5 月初的一天上午快放学的时候，空袭警报响了，我和堂弟跑到“东北林园”对面的菜地里（现在打锡巷东段），敌机来轰炸了，我俩就伏在竹篱笆旁的地上，看到朝天门方向中弹冒起火光和烟尘，敌机去了之后，我们想去朝天门看看，走在半路，对面两个人扶着一个伤员走来，原来是我堂叔受伤，我对堂弟说，那不是你爸吗？兄弟俩吓得没主意，就往回家的路上跑，在西大街碰上叔祖父，我们连话也说不清了。到家一会儿，堂叔才经卫生院包扎后回到家。据他说，他们有好多人疏散在朝天门一个亭子里，敌机临空时，他怕亭子里人多，容易暴露目标，就往外跑，大约只跑了 10 多步，亭子就被炸了，亭内的入都被炸死，他的手臂被弹片炸伤。

1942 年 7 月，敌机连日轰炸，城里人心惶惶。7 月 11 日上午 8 时以后，敌机在城内繁荣地段狂轰滥炸，并投下凝固汽油弹，大市街、通济门、金鸡岭、南门街、前街等主要街道熊熊起火，烈焰冲天。当天早上，我姨父姨母都疏散到我家，他的孙子们还没到，他家住在大市街，虽然前院有地下室，但大火连天，敌机又去而复来，反复扫射，他们心里焦急，想回家看看又不敢出门。不一会，表兄带着两位小妹妹来了。据他说的

目睹情况，他家里中了燃烧弹，凝固的汽油溅在哪里，哪里就起火，落在水盆里，就在水上燃烧，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光着脊梁，两臂夹住两个小妹妹从火中冲出来，什么东西也没法拿，所有的财产和衣被全部烧光。为了躲避空前浩劫，当晚我父母决定，全家往东峰投奔姑姑。第二天早上，祖母、父母带着我们7个兄弟姐妹，携带上换洗衣服，途经通济门、金鸡岭、前街往东门外搭船，沿途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前拥后挤，唏嘘之声不绝，房屋尚在燃烧，门窗焦黑，墙倒屋塌，米店的米堆还在冒火焰，杂货店的货物烧成红炭，浓烟呛鼻，被烧死的禽兽发臭，路上磕磕碰碰。祖母路经她娘家门前，见房屋连片成为废墟，几乎晕倒。到了东门外，搭船的人很多，我家10口人，还带着一位老舅公，只好包乘一条小船。船到东峰，正好姑母到溪边打听城里轰炸的情况，就把我们接回家。人多住不下，只好托她去租房子，自己开伙食。那时东峰虽较繁荣，但菜农少，买菜很困难，房东老太太（姑夫的婶婶）见我们有困难，就将家酿酒的红糟给我们加些红糖煮来当菜吃，还把自己的菜地让我们，教我们在已割了的莴菜根上加施草木灰和人粪尿，过几天就会长出新茎叶就可以吃。在东峰度过一段时间，因各方面困难很多，又搬回城来。

1943年8月的一天上午，敌机临空，我们全家都躲进防空洞，只听一声轰响，天摇地动，大家都认为这一下全完了，洞内的人认为灾难临头，大骚动起来，大人叫，小孩哭，都想往外逃，乱成一团。个别脑子清醒的人去开门，通向徐家的洞门已堆了推不开，通向我家的洞门虽然打开了，最后打开通向富沙庙的门，人们鱼贯而出，总算人员没有伤亡。我们走出富沙庙门绕道回到家一看，除了防空洞口房屋倒了一角，其余屋顶很多洞，整体尚无大碍。炸弹正中徐家大厅，房子已全部飞光，中央一个弹坑有一丈多深，坑沿离防空洞墙只有一米多，后来

发现徐家的正梁木飞搁在我家大厅的屋顶上。飞机去了以后，我跑到叔祖父家，他隔壁也中弹，他大厅的地面斜陷下一半。当晚家里决定逃往桂尾（今徐墩桂美村）投奔祖母娘家一位表亲。第二天早上我们在临江门乘船到万石溪口（今北津村辖），上岸后又走了七、八里路才到目的地，表舅婆把我们安置住下，我们一家10人，当然自办伙食，村里没有菜买，每天只好到人家菜园的篱笆上采一种开紫花的草本藤蔓的叶子当菜，碗盘盆勺也缺少，于是我和三弟每天下午三、四点钟就上路。经北坪回家，清理一些碗盘等日常用品，晚上到街上买些青菜、咸菜和蚊香，第二天早上挑去乡下。有时来到北坪村能搭到小船，赶不上就得走路回城，两个小孩走在路上，特别是遇上雷阵雨，夜幕降临早，路又不好走，看得见城里的灯光却走不到，路上无行人，胆战心惊，非常害怕。到家后，两人晚饭煮些粥还勉强混一顿，第二天早上要挑担赶路不能吃稀饭，邻居婶婶就叫我们买两个饭筒仔（草饭袋）教我们学煮草包饭。来往奔波十几天后，家里老少因水土不服又发了疟疾，乡下缺医少药，农民们教我们找各种草药治疗也不见效，还有感冒腹泻等疾病，父亲懂一些中药知识，就到城里找熟悉的天元堂中药店老板商量，将各种常用中药都预秤一包，装了一铁箱，找了一把旧戥子带到乡下去，谁有病就自己配方抓药治疗，剩下的回城再和药店算帐。就这样度过了近两个月，实在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好又回到城里来住。

几年来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三次全家搬到乡下住，60多岁的老祖母经不起折腾劳顿，于1944年春天与世长辞。1945年日本投降了，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建瓯人民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也得了解脱，我们家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总算结束。50多年过去了，苦难日子给幼小心灵带来的磨难记忆却永不会忘怀。

鼠疫三千例，城门日日出棺材

重温抗战惨痛历史

潘 芳

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建瓯这座闽北山城，虽地属后方，未直接遭受日寇铁蹄的蹂躏，但日寇飞机的轰炸，却使这座千年古城遭受了空前的浩劫，处处断垣残壁，四面哭号连天。据统计，自“七七”芦沟桥事变至日本无条件投降的8年间，建瓯遭敌机空袭达176次，投弹2581枚，死伤869人，毁屋650栋，而受细菌弹毒害的死难者更是以千数，侵略者在建瓯留下了一笔笔血债。

鼠疫三千例，城门日日出棺材

正当人民对来自天上的灾难提心吊胆之际，另一场来自地面的灾难也在迅速的蔓延。

战乱时期，建瓯作为后方，四方逃难之人相携而来，山城一时人口骤增，给疾病的传染提供了众多渠道。1942年，日军占领浙东，继而派飞机到衢州一带掷细菌弹，其中有鼠疫、霍乱等杆菌，一时尸浮遍野，而鼠疫又随着逃难的人群，袭向浦城、建阳、建瓯。

鼠疫盛行时期，建瓯各城门天天都有棺材抬出，从简单的送葬队伍来看，人们都知道是鼠疫死者，皆掩鼻躲不送。至于乡区，好些地方连掩埋都来不及。一闻鼠疫，人人色变，“某乡有一屠户，正在墟集上卖肉，突然倒地死去，购到猪肉的人

都弃肉于地而逃”。据不完全统计，8年抗战期间，建甌鼠疫共3245例，当然，这还未包括那些交通不便的乡区的死亡人数。

战争给建甌罩上了死亡的阴影。当时，市区日间几成空城，人们四处疏散，店铺关门，买卖断绝，繁华的市井变得一片惨淡。

半年世纪过了，今日的建甌繁华更胜往昔，回首那段苦难的岁月，人们有理由牢记，勿忘国耻，振兴我中华。

抗战时期在瓯中母校读书时 难忘的往事

徐 比 胜

一九四一年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日机不断狂轰滥炸建瓯，瓯中迁到吉阳宝莲寺上课。一月下旬，我读完初中二年级上学期，学校期考刚完，同学们等不及第二天放假，当天晚上有百余人，背着小提箱或包袱步行回瓯，一路上嘻嘻哈哈，边走边聊天。走离吉阳十里左右的地方，遥遥有一长亭桥，“砰”突然一声枪响，同学们稍停观望一会儿说：“没事，没事”，继续前行。走近桥边时，“砰”又一声枪响，同学们被吓了，拔腿飞跑，先后回吉阳。第二天听说，走在最先头的松溪、政和几位同学范××等人不见了。过了一两个月，才平安回来。

这年寒假，同学们都回家过年去了，绝大多数行李都堆放在宝莲寺楼上，由校总务处加锁统一保管，个别外省教师、个别无家可归的女同学和几位工友留校。一天夜晚有数十人入宝莲寺，堆放同学行李的楼门被打开，有些同学的衣物被拿去。一位女同学被带去以后听说这位女同学父母双亡，家境贫困，数日后回校，靠亲戚供养，学校补助。

一九四一年暑假，学校领导早已感到在吉阳宝莲寺上课很不安全，计划迁回建瓯。暑假中一天，校长谢维申赴建阳专员公署请示工作，返校途中遭劫车，谢坐车头中弹身亡，校长由原教务主任曾霭文接替。这年暑假学校由吉阳迁回建瓯黄华山前建瓯乡村师范校舍上课。一九四一年秋季开学，我们初三上期两班同学在心南楼上前面东西两间教室上课。初三下期校长换叶釜生，我们移到黄华山庵上课。

一九四二年秋，学校刚开学，恢复高中，高一新生两班近百人，在心南楼下西侧前后两间教室上课。初中新旧生七班三

百余人，教职工三十余人，校长换了陈培光。当时敌机经常空袭，校中除了原有一曲尺钢筋水泥防空洞两间互相可通，各约面积十六平方米，可容纳八十人左右之外；另在礼堂、厨房背后小山坡挖一曲尺形防空洞，洞内全用杉木筒支撑，可容纳二百人左右。每当空袭警报响，学生漫山遍野，四处疏散，校方为了学生安全做了规定，警报响全校教职员及女生疏散入钢筋水泥防空洞；初中全部男生疏散入新挖防空洞；高一新生，尤其是来自外县和乡区的寄宿生要挖小组防空壕。于是我和南雅同学江嘉铎、东峰同学黄上骐在黄华山腰“青云直上”亭边挖一防空壕，深高1.8米，横宽1m²，顶上横盖旧木板，铺一层泥土厚尺许。

九月下旬的一个下午三时左右，敌机六架在甌上空反复盘旋，投入数枚炸弹，一枚落在距离“青云直上”亭西南约二十米，也即甌中校舍东北隅。当时“轰”的一声极响，如雷震耳。我们三人坐在壕内地上，顿时顶上和周围泥土堆及过膝。我们三人总以为是很大的重磅炸弹，不知距离竟这么近。机声渐渐消逝，警报尚未解除，教官骆树帜带了两三位同学来我们防空壕边大声呼我姓名。我在壕内应声。骆教官说：“还好，还好，还会应”。原来他们以为我们被炸死了。当我站起来一看壕外，一根砵头粗的树连干带枝倒在我们防空壕口，七、八寸长的银白色弹片飞落在壕边地面上，倒树根边的弹坑比圆形饭桌还大，深有三、四尺。这时，我愣了……

另一枚炸弹落在甌中校舍的西北隅光园，高一男生宿舍，也即钢筋水泥防空洞口。我和古田同学林剑锋的双层床正在洞口边，距离洞口一丈多远。平时我身高睡上层，他身矮睡下层，炸弹直接命中，不但屋顶屋架炸塌去一半，我们两人的棉被、藤箱和挂在床架上的衣服炸成稀巴烂。这时，我从防空壕跑过来一看，忍不住流下眼泪。很多老师和同学对我说：“你真是大命，真是大命”，训育主任王添泉安慰我，并劝我回家让父母知道。我于当天傍晚空着手回家——东峰。父母亲见我此状，父亲气愤骂我（原来父亲不肯让我升学，因家庭经济困难）。母亲惊骇

怜我。叔父、叔母、姑姑、姐姐同情我，知道我会念书，鼓我勇气，有的给我钱，再做学生制服；有的给我棉被；有的给我藤箱。过了几天，我又到校上课

来校后，读书更加困苦，物价飞涨，厨房承包人揩油，膳食极差。早上清水稀粥，每人两碗；八人一桌共一碟黄豆，每人不到三十粒。中午和晚上厨房工人先打好饭量，每桌一小桶，每人不够两碗。一木盆菜汤，菜也在此，汤也在此，见不到滴油。两星期“改善”一次，才见几片猪肉。高一时晚饭后不论阴晴风雨，还要到磨房前朱子庙自修和睡觉。残灯不明，经常停止输电。有时用两盏汽灯代替，照七、八十人自修。早起又要赶到黄华山下一破庙膳厅吃粥，接着要赶到半山教室上课，谈不上午休。高二时宿舍改在膳厅隔壁，走路少一些。一九四三年秋开学，江浙一带战区师生来了一百多人，分高三、高二两班。他们程度较高，英语、数理较好，给我们很大促进；但生活设备条件也因而紧张一些。

以上诸节今日回想起来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可惜物非景非人也非，黄华山校舍荡然无存，而江嘉铎同学也早于一九四三年冬因病回南雅，限于当时医疗条件，无治逝世，令人感慨万千！今赋诗两首，藉抒情怀：缅怀江君嘉铎

宝莲共读共饥寒 黄华同窗同遇难
五载深情如手足 老来犹念神罕安

写于厦门

一九九五年六月十三日

建瓯抗日救亡史事杂记

徐志耀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纪念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现将有关建瓯抗日救亡史事辑录如下。

一、建松政地区国共合作谈判。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为了适应抗日新形势，尽快结束南方国共军事对立局面，于 1937 年 8 月 1 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确立了“实行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作为南方各游击区长期战略任务。要求红军和游击队中较大的部队与就近的国民党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合作谈判，实行工作方针的转变（中共闽浙赣边区史 13 页）。11 月，闽东北特委书记王助在建阳县濠村，主持召开了建松政游击区党的领导干部会议，在统一党的思想基础上，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以建松政军政委员会名义，按照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原则，向国民党建瓯、松溪、政和、浦城等县政府主动发出要求国共合作谈判的呼吁书。11 月中旬，建松政中心县委派代表到浦城县水北乡与水北乡长进行谈判；派代表前往政和县东平镇，与东平区长进行谈判；11 月 28 日，派共青团建松政县委书记游火明在松溪县花桥区甲墙乡与花桥区区长张弘进行谈判。接着，游火明又到水吉濠村与国民党建瓯县政府的代表水吉区长进行谈判。上述谈判，双方围绕红军游击队的“改编”与“收编”等原则问题进行争论。经